

北魏張玄墓誌碑建於節閔帝普泰元年辛亥（五三一），原碑可能在山西永濟地區，出土及佚失時間均不可考，僅有拓本存世。此墓誌因避清康熙帝玄燁名諱，在清代通稱「張黑女墓誌」。清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書家何紹基（子貞，一七九一—一八七三）在山東濟南歷下書市購得一拓本，被定為僅存孤本，現歸上海市博物館典藏（後文簡稱「上博本」）。當時文人包世臣、陳介祺、黃本驥、許瀚、張穆、王懷真、劉海、吳式芬、張履、崇恩題跋於後，推譽為北碑佳品。

一九八八年夏客居北京師範大學時，承啓功先生惠贈《中國美術全集——魏晉書法篇》得睹《張玄墓誌》部份圖片（註一）。覺與家藏拓本（後文

簡稱「阮本」）有異，但以未見全帖而

難深較。最近在維也納大學漢學系圖書館獲閱一九八六年北京中國書店出版《魏碑十種》，載全帖及跋之影本（另悉台北華正書局亦於一九八五年影印全帖及部份題跋）。乃就「上博本」及「阮本」內容對比，就其主要差別申述；並就「阮本」取樣，委託維也納大學核子物理及同位素研究所作碳十四斷代測其拓印年代以利佐證（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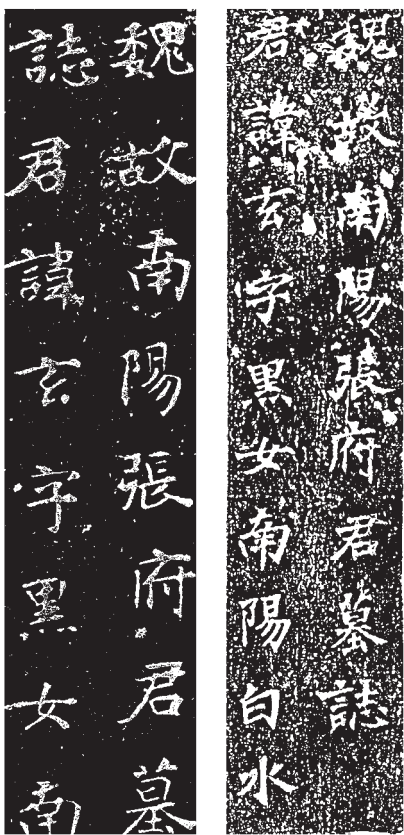
北魏南陽太守張玄（字黑女）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四九三）逝於山西蒲板城建中鄉，享年三十二歲，當出生於文成帝和平二年（四六一），逝世三十八年後始葬於蒲板城東原亦一罕事，可能由於孝文帝逝世後，北魏政局內闕及天災頻仍所致。墓誌計有三

六七字，每行刻二十字，「上博本」裝幀為每行八字，「阮本」剪為每行十字，帖長九九·五公分，縱二六·七公分，兩版本均有泐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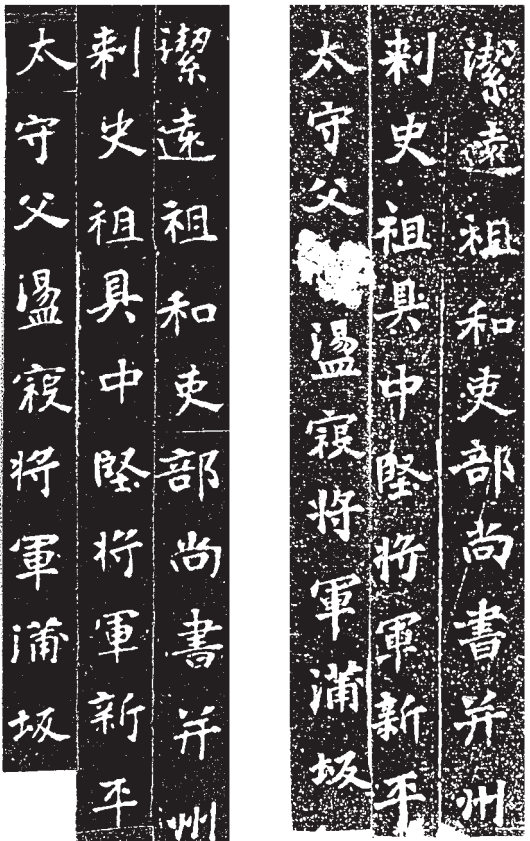
碑額題「魏故南陽張府君墓誌」全銜直行，按例字數不多，無分行必要。「上博本」將「誌」字移至下行首字，已非常例，且下接「君」字未空格，有違尊崇逝者格式。亦不能以配合裝幀作解，因原碑每行廿字，剪裝以十字一行為宜。似為臨寫原拓，不諳規法，或遷就紙張尺寸所致。（圖一）

墓誌中張玄先世有遠祖及祖名，但闕父名。道光二十六年張穆跋釋「祖具」為「具疑非名，猶今言某」，實誤訛無據而藉以飾闕父名之非，比較兩版本則知「阮本」中父名被全剝，當出於後世避君主名諱所作。「上博本」中，則在臨寫時跳過剝白，書作「父盪寇將軍蒲板令」（圖二），為極顯著漏洞。父既為宦，豈能以佚名形諸詔令任狀。碑中原有父名為不可爭事實。

「君稟陰陽之純精」句中，「阮本」缺「純」字。想係避唐憲宗李純（八〇六—二〇）諱所鑿。「上博本」則



圖一 碑額部份（右為「阮本」，左為「上博本」為原尺寸45.5%）



圖二 父名避全剝

由臨寫者就文義補一「純」字。推斷此碑出土不晚於唐末（圖三）。

中段「方欲羽翼天朝，孤弁帝室」之文義指張玄急於隻身勤王（圖四），「阮本」之弁字為變體似牙字之形，「上博本」將「弁」作「牙」，「孤」作「抓」，可謂將錯就錯！道光八年黃本驥跋中為之曲解，謂「抓牙」為「爪牙」而以「抓」為「爪」之變體，堪稱不倫不類之極！不知「弁」為職守，亦有急行之意。爪牙雖有吏卒之名，但多適於為虎作倀之徒；以此用於誄文，似乏頌揚並尊崇逝者本義。如非空前，亦屬絕後，臨模者既非飽學之士，詮釋者則飾辭強謬，張玄何辜乃蒙誤詮而留「爪牙」之名！何況「爪牙」非動詞。不能代「弁」表迅應徵召之望，以符碑文原意，至於「抓牙」則全無文理可言。

誦詞前之四六對偶句：「于時兆人同悲，遐方悽長泣故。刊石傳光，以作誦曰」；在「上博本」中「長」字旁加：表示誤書（圖五）。臨模者不諳立碑須鄭重將事，書丹時任何謬誤必加修正，何能在上石後多此一字？實因不解文義，前兩句為六言對仗，後續句並非句讀成「遐方悽泣，

故刊石傳光」。原句中「悽長泣故」指哀情長遠，泣悼故人。如「故」字用於「刊石傳光」，徒失所泣。

「上博本」末頁上角首字鬱、葉、扁、咸及前一頁十字在裝幀後，「鬱」「葉」相對，「扁」「咸」亦然（圖六），可將每對反轉其一疊合，則泐損處重合。如以原刻二十字一行分裁裝幀，決不可能有如此巧合損跡。若拓本受蟲蝕，附近及他處不見蛀孔。想係在原臨帖後，故作技倆施刀。另就碑底風蝕泐損極微，則此本拓自木刻成份居多。

碑誌出土鮮無泐損，年久愈甚，尤以刻劃邊緣易於剝裂（圖一、六）。「上博本」除開始部份及最後數行首字較顯，其餘剝蝕，多見於字劃中間，分隔含混，故作模糊之態。若干字豎劃如「葉映霄衢，根通海翰」（圖六）諸字刻劃不明，附近又無泐損之跡（葉字見前論），冒以椎拓磨損所致，與墨底光整並不諧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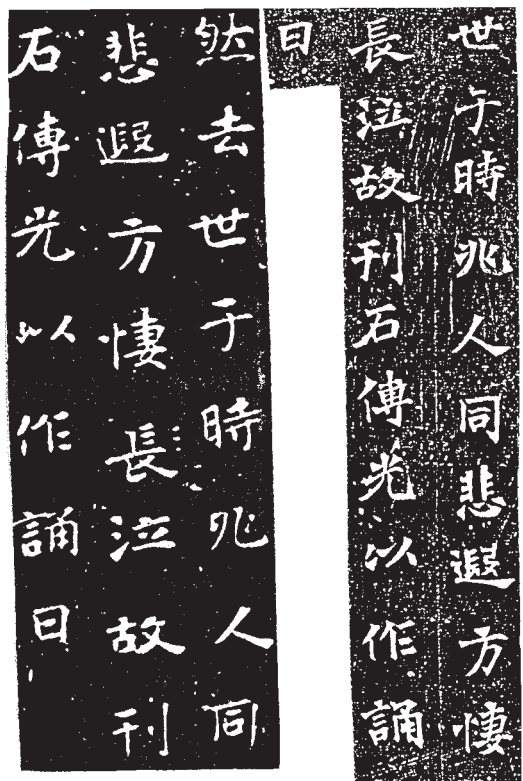
「上博本」最啓疑端之一為其書風，與同期前後墓誌不類。當時魏碑楷書中微有隸意，起筆波挑，橫劃收筆迴縮。早期點多成等邊三角形，稜角分明，如太和十九年（四九五）《牛



圖三 「純」字避諱



圖四 「孤弁」非「抓牙」（無字下三點，「上博本」書作四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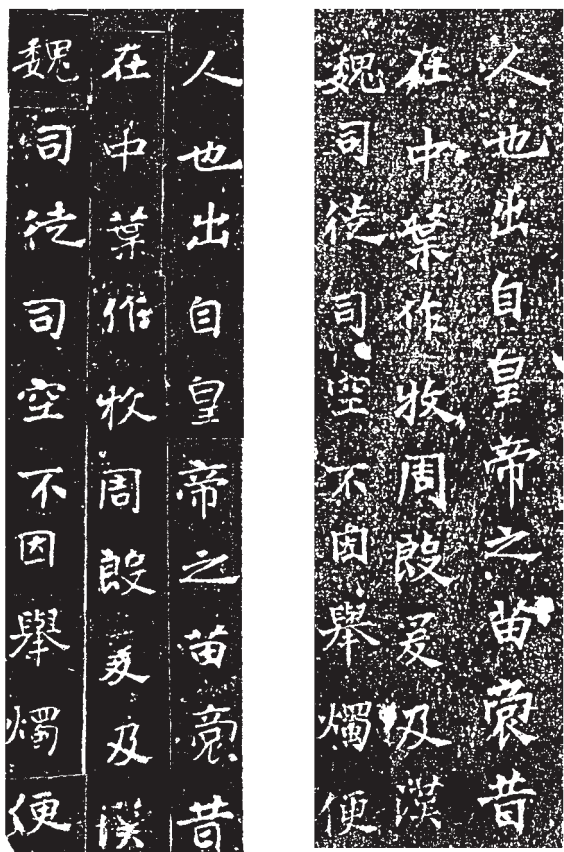


圖五 「悽長泣故」「長」不可略



圖六 「上博本」異常泐損

概造象記》，景明四年（五〇三）（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象記）（註三）；亦可證於稍晚出土其點衍為不等邊三角形者，如景明二年（五〇一）（元羽墓誌）（一九一八年出土），景明四年（侯夫人墓誌銘）（二〇〇〇年出土）等（註四），「阮本」點形即如此類。「上博本」中三角點較顯者僅未起二行中「松」字右上點（圖六）及稜線欠直之并、軍、含、純（圖二、三）等字。一般筆劃則因企圖造成過拓磨鈍所致，刻劃柔弱或中斷或纖細，不見犀利刀鋒，不知包世臣何據評其駁利員析，亦不見所云如〈張猛龍碑〉疏朗，恐僅裝幀每行八字相似而已。〈張猛龍碑〉字起筆之勁，更不見於此本（全註三）。何包兩氏畢生精研此碑，實不解兩氏未辨此本書風迥異於當時碑刻體系及特徵。如康有為讚北碑十點：魄力、氣象、筆法、意態、興趣、結構、精神、骨法、點劃及血肉。「上博本」書跡、筆意、架構、點劃均不及此，而與明清之際楷書相近，尤類張照（康熙三十一—乾隆十年，一六九一—一七四五）（註五）。作書者雖見原拓，但缺乏對魏碑書法認識，不脫臨寫楷書習性，復欲在點



圖七 風蝕異徵

線間故弄湮漫玄虛，因此筆力微弱故作而拘侷，缺乏魏碑渾厚豁宕之自然風韻。

自清乾嘉時代阮元、梁巘、翁方綱等宣揚碑學後，翻拓牌版風氣亦盛。「上博本」非摹拓原帖，筆意缺少北魏時楷書步入成熟階段之渾融，而書以顏體為主之楷法，字型橫扁則近蘇字，橫縱比多在一·六比一左右。「阮本」除少數數字較寬外，多近方形，且每字與「上博本」相較多數略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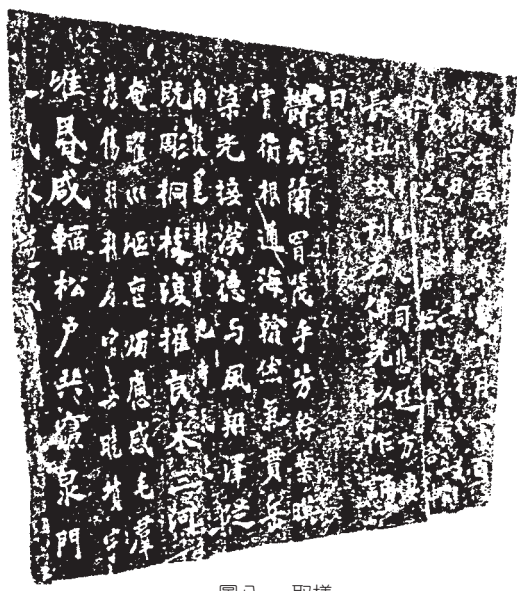
〈張女墓誌〉文辭駢雅，為魏碑中佼佼者，作者當受其時南朝齊梁文風濡染，又多用變體字。此兩點為臨模者所改訛謬，已詳上述。

「上博本」中題跋早於何紹基購入時者，僅有王璵似（字魯珍），為山東益都諸生，從周亮工（一六一二—一七二二）學詩（註六），當為清初時人，其跋云：

此碑不知擗自何時，書家議論皆所不及。其體在八分真書之間。真書之最古無過此者矣。然學此者必須曉其源委，若以後代筆法運之，則有千里之謬。

顯然原拓字體筆法有異於現「上博本」，此本正如王所言，以後代筆法臨模，幾無分書遺韻。亦可推測臨模者或書賈已將原帖易去，附加王跋以遂朦混之圖。何氏獲此帖時，年方廿六歲，閱歷不深，失察在所不免。其後因循而自許「孤本」之奧。包氏則以北碑名家，疏於察微鑿偽，粗率品評，附庸風雅輩隨之曲和。近人啓功〈論書絕句〉第九十四首云（註七）：

無端石刻似蜂窩，模寫低昂聚訟多，身後是非誰管得，安吳色與道州何。



圖八 取樣

↑
取樣處

語雖近謔，但非空穴來風。

在拓本中，「玄」字完整無缺，說明拓製早於清康熙帝即位前。為證實此點，及「阮本」在何紹基購入現「上博本」之前必已存世，而非後人炮製，乃決定用碳—十四含量作斷代測定，在「阮本」左側邊切取一公分寬試樣，重八十二毫克（如圖八）。委託維也納大學核子物理及同位素研究所VERA加速器中心作加速器—質譜儀（AMS）分析拓本中碳—十四含量，換算其所用原料中紙及墨製取年代。樣品處理照射及數據整理技術細節將以

另文發表。由於碑帖之碳—十四定量尚屬首創，取樣量遠大於實際用量（十毫克），以供探索處理方式之用，碑帖類未能如書畫類可在空白處取樣，因其表面已沾墨，而我國製墨所用原料複雜，且習用舊墨摻配（見註二，頁五六），增大碳—十四斷代幅度。

分析在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六—十七日進行，所得結果如圖九所示。以碳十四年代基準年一九五〇年計算為二九五±三十五年。經OxCal軟體程式處理得兩主峰，其一在西元一四八八至一六〇二年，另一峰位於一六〇九至五九九年。分別相當於明孝宗弘治元年至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及萬曆三十六年至清順治十五年，可信度為百分之九五·四。公差±三十五年不遜於目前碳十四測定精密度，兩主峰出現之可能解釋有二：一為國際標準碳十四校正曲線（見圖九）在此年區有轉折，受當時大氣層碳十四放射性水平變化所致；另一點則為前述墨質新陳摻混，且未必與製紙年代同期。根據分析推斷「阮本」拓於明末，此外亦可判測原碑在拓後不久佚失於晉陝闖亂頻仍之際；如碑在康熙時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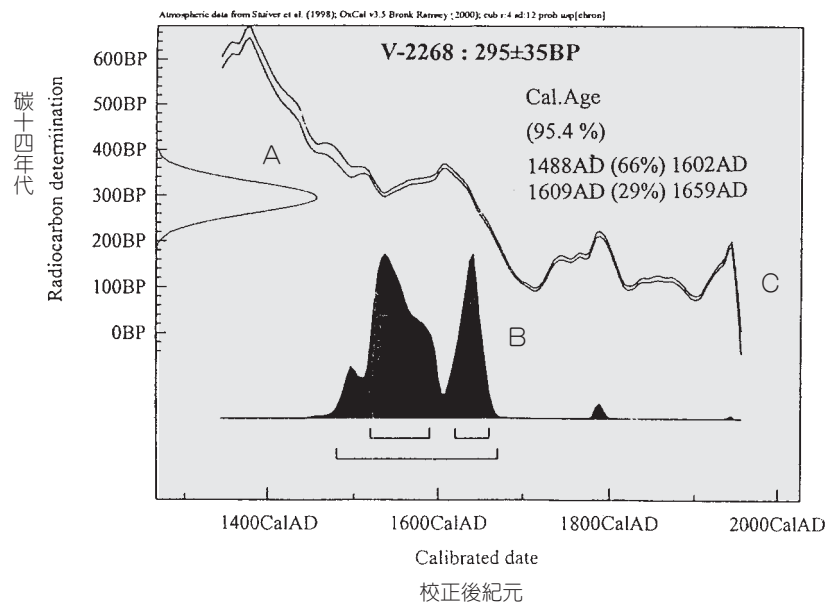
尾語

碑帖對書藝傳承厥功至偉，漢碑之於篆隸，魏碑之為唐楷先驅，均為不爭事實。清代中葉後碑學興盛，鑒賞收藏者驟增，翻刻偽贗自所不免。而以初拓、宋拓、明拓號召，原石佚失者更可居奇。〈張玄墓誌〉即為一例，一般翻刻作品，除求石質、墨色及紙質近似真品外，但鑄刻多有微疵，如點劃粗細，間架高低及泐損部位，在詳細比較下，仍可鑒別。如前所述，「上博本」〈張玄墓誌〉書風不似魏碑面目。若就稍早龍門石刻同期墓誌，以至稍晚隋碑相較，前後不及百年，其間書風僅緩變，尚不俱有明清時筆意；偽作者祇求以缺筆、斷筆、瘦筆矯飾碑拓已有年，而不知變換平常書寫習性，乃成為無魏碑風格之贗作。

加速器質譜儀所作碳十四斷代分析已為一成熟技術，並已就此次測試驗證其可用於碑帖，所應注意者則為徹底清除樣本所附裱背紙片，以免混淆拓片年代檢測，當可作鑑別真偽佐證。

註釋：

- 一、《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2魏晉南北朝書法》：圖版一〇八：釋文，頁六七—八（龐書田撰）。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六）。介紹〈張玄墓誌〉著述見何紹基：《東洲草堂文抄》；張穆：《肩齋文集》；黃本驥：《古誌石萃》；汪鋈：《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陸增祥：《八瓊堂金石補正》；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 二、阮鴻鸞：〈碳十四測年概述〉，《故宮文物》二二四期（民九十年一月），頁五四—六〇。
- 三、〈牛橛造象記〉：《龍門二十品》，頁三一—九；〈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象記〉，同上，頁三一—一八，藝術圖書公司。
- 四、〈元羽墓誌〉：全註一，頁一九〇；〈張猛龍碑〉：同上，頁一八一—一八三；〈侯夫人墓誌銘〉：王何松文，《書法》月刊一五〇期（二〇〇二年三月）頁四五—五十一。
- 五、張照：清代書家，館閣體先驅，據云常為乾隆帝代筆，而為士人仿習，其嫡曲阜孔繼涑（一七二七—一九一）集其大部份作品於《玉鴻樓帖》。
- 六、王璣似：《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頁一四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
- 七、啓功：《啓功書法作品選》，頁一一〇，圖一八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



圖九 碳十四測定結果 (A. 測定數據 B. 校正後結果 C. 校正曲線)